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再版

宋人話本八種

(洋裝一冊九角五分)
平裝一冊六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句讀者汪乃剛

印發行兼者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各省各大書店

不許
照樣
翻印

宋人話本八種序

胡適

錢曾的也是園書曰的戲曲部有『宋人詞話』十二種，其目爲

燈花婆婆

風吹轎兒

馮玉梅團圓

種瓜張老

錯斬崔寧

簡帖和尚

紫羅蓋頭

小亭兒

李煥生五陣雨

女報冤

西湖三塔

小金錢

這十二種書很少人見過，見的人也瞧不起這種書，故也是園以後竟不見於記載了。

王國維先生作戲曲考原初稿（藏國粹學報第五十期，與晨風閣叢書內的定本不同）提及這十二種書，他說：

……其書雖不存，然云「詞」，則有曲；云「話」，則有白。其

題目或似套數，或似雜劇。要之，必與董解元絃索西廂相似。

後來王先生修改舊稿，分出一部分作爲「曲錄」（晨風閣本），也引這十二種詞話，他有跋云：

右十二種，錢曾也是園書目編入戲曲部，題曰「宋人詞話」。

遵王（錢曾）藏曲甚富，其言當有所據。且其題目與元劇體例不

同，而大似宋人官本雜劇段數，及陶宗儀輟耕錄所載金人院本名目，則其爲南宋人作無疑矣。（曲錄一，頁十五）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我作水滸傳後考，因爲百二十回本水滸傳有一條發凡云：

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復見，

所以我疑心王國維先生的假設有錯誤。我說：

燈花婆婆既是古本水滸的「致語」，大概未必有「曲」。錢曾

把這些作品歸在「宋人詞話」，「宋人」一層自然是錯的了，「詞話」的詞字大概是平話一類的書詞，未必是曲。

故我以為這十二種詞話大概多是說書的引子，與詞曲無關。後

來明朝的小說，如今古奇觀，每篇正文之前往往用一件別的事作一個引子，大概這種散文的引子又是那燈花婆婆一類的致語的進

化了。（胡適文存三，頁一八四）

我這段話也有得有失。（1）我不認這些詞話爲宋人作品，我錯了。（2）我說

『詞話』的詞字大概是平話一類的書詞，這是對的。（3）我又以為這些詞話

多是說書的引子，我又錯了。——當日我說這番話，也只是一種假設，全待後來的證據。但證據不久也就出來了。

第一是『燈花婆婆』的發現。民國十二年二月，我尋得龍子猶（即龍猶）

龍的假名）改本的平妖傳，卷首的引子即是『燈花婆婆』的故事。我恍然大悟

悟 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的發凡所說『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乃是一時記憶的錯誤。『燈花婆婆』的故事會做平妖傳的致語，而湯定見

誤記爲水滸傳古本的致語。相傳平妖傳也是羅貫中做的，故楊氏有此誤

記。（謝無量先生在他的『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裏也提及這篇引子，但謝先生的結論是錯誤的。）

而後來周亮工書影印的『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又是根據楊氏百二十回水滸傳發凡之說，因一誤而再誤。多年的疑團到此刻方才得着解決。

用作平妖傳的引子的，不是燈花婆婆的全，只是一個大要。全文既不可得見，這個節本的故事也值得保存，故我把它抄在這篇序的後面，作個附錄。

最重要的證據是京本通俗小說的出現。此事是繆荃孫先生（江東電錄）的大功，在中國文學史上要算一件大事。

民國十一年的舊曆元宵，我在北京火神廟買的煙畫東堂小品，始見其中的京本通俗小說七種。其中錯斬崔寧與馮玉梅團圓兩種，見於也是園書目。原刻有江東老蟬乙卯（民國四年）的短跋，其中記發見此書的緣起云：

余避難滬上，索居無侶，聞親串中有舊鈔本書，類乎平話，假而得之。雜皮於天雨花，筆生花之中，搜得四冊，破爛磨滅，的是影元人寫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說第幾卷』。通體皆減筆小寫，閱之令人失笑。三冊尚有錢遵王圖書，蓋卽也是園中舊物。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二回見於書目。……

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兩卷，過於穢褻，未敢傳摹。

與也是園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

後來金虜海陵王荒淫被葉德輝先生刻出來了。故先後所出，共有八

種，其原有卷第如下：

第十卷 碾玉觀音

第十一卷 菩薩蠻

第十二卷 西山一窟鬼

第十三卷 志誠庵主管

第十四卷 拗相公

第十五卷 錯斬崔寧

第十六卷 馮玉梅團圓

第二十一卷 金虜海陵王荒淫

看這卷第，我們可以想見當時這種小說的數量之多，但其餘的都不可見了。

江東老嫗的跋裏說『三冊尚有錢遵王圖書。』刻本只有菩薩蠻一篇卷首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圖章。菩薩蠻一篇也不見，也是圖書目，可見這幾篇都是錢曾所藏，編書目時只有十二種，故其餘不見於書目。

我們看了這幾種小說，可以知道這些都是南宋的平話。馮玉梅篇說

『我宋建炎年間』，錯斬崔寧篇說『我朝元豐年間』，菩薩蠻篇說『大宋紹興年間』；拗相公篇說『先朝一個宰相』，又說『我宋元氣都爲熙寧變法所壞』：這些都可證明這些小說產生的時代是在南宋。菩薩蠻篇與馮玉梅篇都稱『高宗』，高宗死在一一八七年，已在十二世紀之末了，故知這些小說的年代在十三世紀。

海陵王荒淫也可考見年代。金主亮（後追廢爲海陵王）死于一一六〇年；

但書中提及金世宗的諡法，又說『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世宗死於一一八九年，在宋高宗之後二年。又書中說：

我朝端平皇帝破滅金國，直取三京。軍士回杭，帶得虜中書籍不少。

端平是宋理宗的年號（一二三四——一二五六）；其時宋人與蒙古約好了同出兵伐金，遂滅金國。但四十年後，蒙古大舉南侵，南宋也遂亡了。此書之作，在端平以後，已近十三世紀的中葉了。

但海陵王荒淫一篇中有一句話，初讀時，頗使我懷疑此書的年代。書中貴哥說：

除了西洋國出的走盤珠，緬甸國出的緬鈴，只有人才是活寶。

這句話太像明朝人的口氣，使我很生疑心。緬甸不見於宋史外國諸傳，

但這却不能證明當時中國民間同緬甸沒有往來商業貿易。元史卷二百十說：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七一）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遣奇

塔特托音等使緬，招諭王內附。

其時宋朝尚未滅亡。這可見十三世紀的中國人同緬甸應該可以有交通關係。又明史卷三一五說：

宋寧宗時（一二九五——一二三四），緬甸波斯等國進白象。緬甸通

中國自此始。

此事不見于宋史寧宗本紀。寧宗本紀開禧元年（一二〇五）有真里富國貢瑞象。但宋史卷四八九記此事在慶元六年（一二〇〇）。真里富在真臘的西南，不知即是緬甸否。宋史記外國事，詳于北宋，而略于南宋，故南宋一代同外國的交通多不可考了。若明史所記緬甸通中國的話是有根據的，那末，十三世紀中葉以後的小說提及緬甸，並不足奇怪。

又元世祖招諭緬甸之年（一二七二），即是意大利人馬哥孛羅（Marco Polo）東遊之年。中國與『西洋』的交通正開始。不過當時所謂『西洋

國』並不很『西』罷了。大概貴哥口中的『西洋』，不過是印度洋上的國家。

故我們可以不必懷疑這些小說的年代。這些小說的内部證據可以使我們推定他們產生的年代約在南宋末年，當十三世紀中期，或中期以後。其中也許有稍早的，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一一八七）之前，最晚的也許遠在蒙古滅金（一二三四）以後。

*

*

*

這些小說都是南宋時代說話人的話本，這大概是無疑的了。（參看魯迅

小說史略第十二篇。）據灌園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和吳自牧的夢梁錄等書所記，

南宋時代的說話人有四大派，各有話本：

(1) 小說

(2) 講史

(3) 傀儡 『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多虛少實。』

(4) 影戲 『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 (以上說

『四家說話人』，與王國維先生和魯迅先生所分『四家』都不同。我另有專篇

論這個問題。)

大概『小說』一門包括最多，有下列的各種子目：

(a) 煙粉靈怪傳奇。

(b) 說公案 『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

(c) 說鐵騎兒 『謂士馬金鼓之事。』

(d) 說經 『謂演說佛書。』

(e) 說參請 『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

我們現有的這八種話本，大概是小說和講史兩家的話本。 海陵王和撈相公

都應該屬於『講史』一類。 馮玉梅一卷介於『說公案』和『鐵騎兒』之

間。碾玉觀音，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和附錄的燈花婆婆）都是『靈怪傳奇』。錯斬崔寧一卷是『公案』的一種，開後來許多偵探小說式的『公案』（包公案，施公案之類）的先路。崔寧冤枉被殺，起於十五貫錢，後來『十五貫』也成了偵探小說的一個『母題』，如崑曲中有况太守的十五貫，便是一例。菩薩蠻一卷雖不純粹是『說經』，却是很進步的『演說佛書』的小說。『說經』的初期只是用俗話來講經，例如敦煌殘卷中的法華俗文之類。後來稍進步了，便專趨重佛經裏一些最有小說趣味的幾件大故事，例如敦煌殘卷中的八相成道記，目蓮故事，維摩詰變文等。到了更進步的時期，便開了佛書，直用俗世故事來演說佛教的義旨，菩薩蠻便是一例。這幾篇小說又可以使我們想見當時『說話人』的神氣，和說話的情形。

陸放翁有『小舟遊近村』的詩云：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
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

聽說蔡中郎。

這是鄉村的說話人。京城裏的說話人便闊的多了。他們有『書會』，有『雄辯社』（均見周密的武林舊事）。至少他們有個固定的說書場。他們自稱爲『說話的』（見菩薩蠻）。他們說一個故事，前面總有個引子，這個引子叫做『得勝頭迴』。本書錯斬崔寧一卷說：

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迴』。

魯迅先生說這種話本的體製，

什九先以閒話，或他事，後乃綴合，以入正文。……大抵詩詞之外，亦用故實，或取相類，或取不同，而多爲時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類者較有淺深，忽而相牽，轉入本事。故敘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謂之『得勝頭迴』。頭迴

猶云前回；聽說話者多軍民，故冠以吉語曰得勝。

魯迅先生說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但他解釋『得勝頭迴』，似不無可以討論之處。得勝令乃是曲調之名。本來說書人開講之前，聽衆未齊到，必須打鼓開場，得勝令當是常用的鼓調，得勝令又名得勝迴頭，轉爲得勝頭迴。後來說書人開講時，往往因聽衆未齊，須慢慢地說到正文，故或用詩詞，或用故事，也『權做個得勝頭迴』。碾玉觀音用詩詞做引子，西山一窟鬼連用十五首詞作引子，但錯斬崔寧使用魏進士的故事作引子，馮玉梅使用徐信夫妻團圓的故事作引子，這都是開場的『得勝頭迴』。

這個方法——用一個相同或相反的故事來引入一個要說的故事——後來差不多成了小說的公式。短篇的小說如今古奇觀，醉醒石等等都常常保存這種方式。長篇的小說也往往有這樣的引子。平妖傳的前面有燈花婆婆的一段；水滸傳的前面有洪太尉誤走妖魔的一段。醒世姻緣更怪了，先敘晁家

的長故事，引入狄家的故事，而引入正文之後，晁家的故事依舊繼續說完。後來清朝學者創作的小說如儒林外史，如紅樓夢，如鏡花緣，如老殘遊記，各有一篇引子。有時候，這種引子又叫做『楔子』，但這個名稱是不妥當的。元人的雜劇裏，往往在兩折之間插入一段，叫做『楔子』，像木楔子似的。元曲的『楔子』沒有放在篇首的。在篇首如何可用『楔』呢？

不但這個引子的體裁可以指示中國小說演變的痕跡，還有別的證據可以使我們明白『章回小說』是出於這種話本的。本書西山一窟鬼的引子說：

自家今日也說一個士人，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變做十數回蹣蹣作怪的小說。

西山一窟鬼全篇不過六千字，那有『十數回』呢？大概當時說話的人隨時添枝添葉，把一個故事拉的很長，分做幾回說完，也有分做十數回的。西山一窟鬼本是一片鬼話，添幾個鬼也不嫌多，減掉幾個也不算短，故可以拉